

## 「真珠庵」與刺桐心目

——「孤篷庵」，京都

那紅蓮心目，不知道為什麼總令我想起狂禪一休。

若有一種歸屬，一種分類，一休必是屬於刺桐族類罷。

而那珍珠，是紅色的，赤灼如火，而湛明如血！

是嚴礮而後，極致的焚燃與凝結！

凜冽冬日，山風如刀。坐在山谷上讀經，嚴冷的氣流自大開的窗牖中直灌而入，凍得脊骨冰柱子般料峭荒寒。翻經的指骨石化了一般索索麻木，僵固於扉頁上。

刺骨的寒礮中，總遙迢地想起京都的「孤篷庵」來。

「孤篷庵」微微小小，是適合聽雨的蕪靜僧廬。院前幾株巨松，松枝叩著地面，綿綿絮絮，延展成一條厚實、柔茸的松毯。進入「孤篷庵」沿著清曠的廊榭，一路諦觀古毫赭紅的松針，輕輕趑躅一印彎口，即到了「真珠庵」。

「真珠庵」是臨濟僧「一休宗純」晚年的居所。庵名或者聽來陌生，然而，「一休和尚」、「一休狂禪」在臺灣卻是家喻戶曉，連兒童都能朗朗道來的風頭人物。人人皆記得了他的激智、急智；記得了那個點慧的小和尚，敲打著大大的光頭，聰敏思辯、伶俐機巧的可愛模樣。

「一休」令人迷狂。我的手畔便有三個不同的一休版本：卡通版、漫畫版、學術版的，還有一張「墨齋」所繪的水墨肖像。水墨簡樸，鏤刻出一位老農般，略帶頹老、略帶澀苦的形象。一個耕田荷鋤者般的肖像，宛若有一雙腿腳，深深淹入靛黑泥地裡。

「真珠庵」大開的窗牖卻直截地顯現了一休的真貌。來參訪的人怕都是為了一睹那著名的窗牖而來的罷——它是全日本最奇怪、殘闕的窗子。對著庭園的大幅窗牖，攔腰生生切了一半。窗門洞開，戶室洞開，即若在嚴冷寒礮、雪花與暴風狂舞狂嘯的冬夜，那拉不下的窗

子便這樣孤伶伶、寒閃閃地咧開著，凍結著。屋內的行者將冥目面對如鞭髓腦，刺人脊骨的狂風暴雪，全然地驚醒，與無法閃躲！

而採取如是峻烈嚴酷的禪居與禪行的一休，彼時，已是七十高齡的老人，「脊骨純鋼」——非有如鋼的道骨與意志，一個人絕無法在這樣的庵所，熬忍過湛冷的秋風與蝕侵的雪夜。

寂寂憶起，春寒欲雪的京都，走在荒落的石板道上，嚴凍刺骨，自己是如何叩開一家家商店的門扉，急閃而入，僅為了逃避那摧折迫人的寒峭——僅為了一點點短暫的溫暖，與休歇！

「真珠庵」卻是逃無可逃！雪落如雹！大開大敞，鋸斷一半的窗子將永遠涵受這如斧如鞭的一刀！

激智？急智？

我想起一休的一則「尋道」紀言——

出身於後小松天皇血胤，唯恐遭受政治的屠割、迫害，一休五歲即被送往著名的「五山」系統的小剎——京都安國寺充當沙彌。五山寺剎利養豐厚，漸趨於靡麗腐化。十六歲的他卻鏗然拋下指日可待的權貴利養，追隨高風孤默的「謙翁清叟」過著敝陋粗獷的茅庵生活。

謙翁冥逝，一休即投入禪風苛嚴峻烈的「華叟宗曇」門下。

華叟的辛辣嚴峻，從一休初來至他位於「堅田」的茅篷即顯現出來。起初，華叟閉門峻拒，一休孤意求道，決死求謁，於是便「夜投虛舟」、「露眠草宿」，在蕭冷寒涼的琵琶湖畔，蹲在庵前過了數日。華叟則不時勒令僧徒用汗水潑他，以柱杖趕他。

幾番鞭笞，幾番對峙，華叟終於心軟下來，收他入室。然則，華叟一向禪格如刀，對待弟子，既少溫情，更乏溫柔撫慰。他苦苦驅迫弟子刻苦習禪，如立高崖。日常即令他們操勞生活諸般瑣務雜役，讓他們一針一針縫製名貴的香囊、華麗的彩衣布偶，販售街市，掙取微薄的僧糧。弟子如是常在飢餓半飽的邊緣，衣衫更是鄙陋寒縮，新參至此，寒暑研磨，更是體重日輕，體力日減。但是，華叟卻對他們的苦況恍若不聞不見，甚且，即有聞見，也帶著一種漠冷，了無關懷、

了無交涉的態度。

一日，一休奉師命剉藥研藥。是勞損、疲累太過罷，恍然之間，抖閃、拿捏不穩的剉刀剉及手指，鮮血便自瘦骨伶仃的指間洶洶滲流而出，滴落在砧板上。

「子壯大，手指軟弱如此乎？」華叟見了便直視一休，冷冷說道。意思是：「那麼壯大一個人，手指卻脆弱成這樣，連一把小刀都握不好嗎？」

一休聽見老師嚴酷的申斥，兩手更是顫慄不已。而華叟則斜睨著他，悄悄浮出一絲嘲諷的微笑。

也是在這位峻冷的恩師門下，一休終於在靜夜孤舟的苦參苦思中，聽聞一聲鴉鳴，而桶底剝落，大澈大悟，參破了禪門玄旨。

他的「悟道偈」為：

十年以前識情心，  
嗔恚豪機在即今。  
鴉笑出塵羅漢果，  
昭陽日影玉顏吟！

……那為人人所樂道，人人所誤以為的「生而有之」、「天縱英明」的激智急智與慧點機巧，其實，並不輕盈！更非飛翔、潑灑的姿態！而是一點一滴、研磨入心，自刻苦磨礪、嚴謹嚴酷中來！是狠狠鑿穿、磨透了鈍重的軀殼與昏亂的心神，如冶晶礦般，使得去盡礦垢的水晶，終於靈明清澈，能於剎那瞬息，靈敏迴射、撞擊出千萬個形象與思惟。人人見其清澈透明，即誤以為是「不費力的自然天裁」，以為不過是「小小的、得天寵賜的聰明、機智」罷了。

人們基於自身的「偷心不死」而錯解錯詮了這位僧伽，將他的「重如泰山」，解為「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」！

「真珠庵」的半頁窗牖，卻如凜凜的冰鏡，倏然呈現了這位「世以為狂」的僧侶，岸然如雪、嚴如冰裁的內面。

酷愛著與自然的合一，五個冬日，讀經人對著山脈山谷展卷而思。大開的窗扉、氣流肅寒，針砭著膚髮指骨。於難耐的寒礮中，每每「真珠庵」的心魂，便伴著凜凜嚴氣怦然映現。

名為「真珠」，或者，是為了母蚌那種嵌入皮肉，仍痛苦熬煉骨血，將粗礪頑質——淬煉為瑩澈真珠的堅韌意志罷。

嚴冽至極，翻經的手指凍為青紫的時候，山茨中的刺桐卻炎火一樣摧騰迸放著。一樹樹，沿著森曠的山茨焚茶、摧燒而去。一朵朵，豔如紅蓮，赤燒如火。恍若白礮嚴凍的冬日，埋在內裡，驀然催發、灼迸出來的紅色心臟。

那紅蓮心目，不知道為什麼總令我想起狂禪一休。若有一種歸屬，一種分類，一休必是屬於刺桐族類罷。而那珍珠，是紅色的，赤灼如火，而湛明如血！是嚴礮而後，極致的焚燃與凝結！

自峻巖而狂禪，自收攝而叛軌——紅蓮茶豔，雪色霏寒，而我，隔岸相對，聽著凜凜冬夜中，劃破雪窗的脈動與搏跳。